夜色之光

理察新語 童心

晚上6點，夜色已經結結實實地把時間包裹了。從港鐵太子站出來，太子道街邊的各種小店在夜色裏熱鬧着、喧囂着，轉到洗衣街，一抬眼就看見山坡上的幾棟校舍，時間在這裏像是靜止了。那校舍，像是溫柔的面孔，又像是深邃的眼睛，默默地與路人對視。拾級而上，伊利沙伯中學幾個清瘦的仿宋字，乾乾淨淨地迎接我的到來。

我是來參加一個讀書活動的。接到邀請函的那天，我多少有些遲疑，因為邀請函上寫明：第七屆「招商杯」香港青少年讀書月夜校專場分享會。夜校，之前只是每到颱風天在新聞播報中聽過，為什麼要在這開一場專門的讀書分享會？朋友告訴我，夜校的學生很不容易，他們一般都是20歲左右的年紀，因為家境貧寒或是其他原因，在十幾歲的年紀沒有完成中學學業。「但他們喜歡讀書，所以一邊工作、一邊上學，因為一般上課時間在晚上，所以是夜校生。」聽了朋友的這番話，我也頗感慨：對知識的渴望、對提升自我的強烈訴求，到底是可以衝破命運的「牢籠」。

6點45分，分享會正式開始。6名同學，有的20歲、有的30多歲，在500多名同學面前，分享着自己喜愛的書。他們的表達說不上多麼文采飛揚，但卻實實在在地讓人感受到他們在閱讀中獲得的快樂。印象最深的是一名男同學分享《射鵰英雄傳》的感受，他說：「大俠並不一定要轟轟烈烈，而是要在工作崗位每一天都做好自己的事情，用勞動為社會貢獻力量。」校長告訴我，這個同學在便利店工作。不知為何，我的眼角忽然有點濕。他在日復一日的勞作中，寸陰是惜地學習和閱讀，為他的生活和未來點燃希望。

離開的時候，夜色更濃，那校舍裏的光，愈發溫潤明亮。

陳欣健不寫黑材料

心窗常開 潘金英

人生講「一命二運三風水，四積陰德五讀書」，有能力都要心態好。

這是我早前在尖沙咀商務印書館聽講座中的精警分享。這是陳欣健講座現場，他認為做人要有樂趣有好心態，生活才會順當，人生就順掂，活得不會太焦慮、太內耗，信焉。同樣一件事，別人看不開，難受喊苦，但你如果能看淡，就不會糾結，能想通過得穩。

這位具多重身份的名人，今年81歲，開場白說不知如何簡介自己——退休警員、演員、編導、主持人、歌手、資深電影人？哈，這位走過香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性格名人，洋名Philip，大眾從新聞、電視、電影都知他跨多個界別，徹頭徹尾不需出書來宣傳自己，那他為何寫書、出書？「天命要我寫。」他說。因為自己一生有特別的遭遇，從警隊工作到影壇跌宕經歷，當中遇許多挑戰，如何走過風雲往事，想和聽眾分享，寫書是整理記錄自己，更希望讀者閱讀後生活有所鼓舞……陳欣健在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分享他的新書《陳欣健．我的風雲往事》，話語誠懇，令現場觀眾近距離感受到他那份真心誠意。

身為粉絲，我已預先買了他的新書並匆匆翻閱兩章，他從警生涯驚心動魄的故事，包括銀行大劫案、破解長城別墅奇案等，均精彩獨家，引人入勝。但陳欣健在現場強調，他絕對不寫黑材料，有人或以為他可大爆影圈或他從警生涯中什麼黑幕、陰私，但他寫自己生活經歷，乃想為讀者帶來正義正能量。

他幽默地說，16年前其實已醞釀寫書，但自己向來懶，遲遲不想寫，寫自我經歷似寫自傳，恐怕自傳寫完便死得，未死寫自傳？自思不可這麼快玩完。今天出版這本書充當上集，眼前日子已慣常，陳欣健多年來日夜照顧患認知障礙的太太，有人感到他身為照顧者很辛苦。

陳欣健卻不覺苦，還說人要懂得換位思考，想想上天既然已給自己健康體魄，那就有能力照顧患病妻，凡事樂觀想，便得到正能量了。

寫這本書的過程，似擊破自己地獄，令自己心態愈順。我問他明年有何計劃？他答到佛山、江門開演唱會，另出唱碟。太好了，待我拉大隊去捧他場，到佛山現場去感受陳式正能量，大讚互勉！



●《陳欣健．我的風雲往事》分享會 作者供圖

強在生產與分配

琴台客聚 潘國森

上回談及每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因曾經提出新的理論、學說而獲獎。這些新事物真的在影響西方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」的實際運行嗎？還是只在大學經濟系（或學院）才得到重視的紙上談兵？

如果還原到基本步，經濟學要研究的「商品」(Commodites)和「勞務」(Services，亦常被譯作服務)，主要就是我們中國人講得最多的衣、食、住、行四大門類。衣與食回應了人們溫飽的需求；住房是人們的安居需求（廣府人說的「有瓦遮頭」），是物理和心理的保障空間；行是交通與運輸，現代人不再永困於封閉而自給自足小社區，常要安全高效地出遠門。

中國在「商品和勞務」的「生產、分配和消費」上，已幹出世界第一流的「效率」(Efficiency)和「效果」(Effectiveness)。按「購買力平價」(Purchasing Power Parity)計算，中國已成為環球首屈一指的經濟體，雖則「國民生產總值」仍次於美國。

西方褪色的七大工業國組織(Group of Seven，簡稱G7，主要成員是美、英、法、德、意、加、日)，在調節國民衣食住行的效率和效果，近年以肉眼能見的速度，被中國遠遠拋離。有不少人在問：「中國還是『發展中國家』(Developing Country)嗎？」日本則被指已從「發達國家」(Developed Country)降回「發展中國家」。

兩大陣營的差別，筆者認為美西方仍是靠大學經濟系學生都熟識的「財政政策」和「貨幣政策」兩大治則交替運用。中國則重視「消費」前的「生產」和「分配」。「生產」方面，中國是毫無懸念的世界工廠；「分配」方面，「菜籃子工程」和包括高鐵在內無遠弗屆的物流系統，讓基本衣食都保持在「白菜價」。美西方老牌「發達國家」的通貨膨脹叫人民快要活不成，於是有今年10月席捲歐洲的大規模示威和破壞。

筆者有一位長輩常說，今時大部分中國人都感到生活比以前有所改善，所以中國是亂不起來的。中國經濟之繁榮（衣食住行的水平）已遠超G7，但可預見的將來，不會有中國人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，畢竟中國經濟為人民服務而G7則為資本服務。

以上是筆者回應朋友提問的一些感想。

他鄉港聲 中國故事 AI在講

梁家僖 文旅部 香港青年中華文化傳播大使

20億條。

2025年，內地AI（人工智能）生成的視音頻內容超過20億條，同比增超14倍。20億條是什麼概念？一個人不眠不休，看幾輩子也看不完。

但讓我停下來的，不是這個數字，是另一個：網絡視聽用戶對AI生成內容的接觸度，已經突破一半。你刷到的內容裏，很可能一半來自AI。

以前我們講中國故事，要學英語、學法語、學西班牙語。一個字一個字翻譯，一句話一句話解釋。現在呢？AI替你講，講到全世界面前。

一家海外閱讀平台靠AI翻譯，累計推出作品超1萬7千部，覆蓋十多個語種，全球累計訪問用戶近4億。4億人，比整個美國人口還多。這些人不是來看新聞的，是來看故事的。其實，這不是技術的勝利，是工具的勝利。

燧人氏鑽木取火，不是火有多神奇，是取火的方法變了。以前人只能吃生肉，有了火，文明跨了一大步。AI也一樣。它不取代誰，它把門檻拉低了。以前拍一部短片，要一個團隊、幾十萬資金、幾個月時間。現在，一句話就能生成。年輕人用極低成本講自己的文化，這是從來沒有過的事。

技術降低了成本，但沒有降低標準。工具放大的是能力，不是態度。

AI生成的內容越來越多，但真正打動人的越來越少。20億條內容裏，能被記住的有幾條？信息爆炸的時代，注意力才是稀缺資源。不是內容不夠多，是內容不夠好。不是技術不夠強，是創意不夠深。

去年，英文世界給AI生成內容起了一個名字，叫「Slop」，意思是泔水、垃圾。這個詞精準地描述了一種現象：AI可以批量生產內容，但批量生產的代價是質量的稀釋。當內容不再稀缺，稀缺的就是能打動人的內容。

文化出海這攤事，恰好最需要人味。AI生成畫面，生成不了情感。AI翻譯文字，翻譯不了語境。AI模仿風格，模仿不了靈魂。春節入選人類非遺，過境免簽帶火China Travel，靠的是真實體驗，不是硬宣傳。外國人想看的，不是完美的AI內容，是一個真實的、有溫度的中國。

AI擅長生成內容，但不擅長創造意義。AI可以模仿一個人的語氣，但模仿不了一個人的經歷。AI可以還原一個場景的樣貌，但還原不了一個場景的情感。技術可以複製形式，但複製不了內容。形式可以批量生產，意義不能。我在北京生活了近20年，看過太多文化傳播的方式。以前官方輸出，後來商業輸出，現在技術輸出。技術輸出最妙的地方在於，它不需要你主動去「講」，它讓你自己「被看見」。一個外國人刷到一段AI生成的中國短劇，他不會覺得這是宣傳，他只會覺得「這挺有意思」。文化傳播的本質，不是把東西搬出去，而是把心連起來。

進一步說，這對香港青年意味着什麼？香港青年有一個優勢，中英雙語。但這個優勢在AI時代正在貶值。AI可以瞬間翻譯任何語言，會英語不再是稀缺能力。真正的稀缺能力，是判斷力、創造力、文化底蘊。這些，AI學不來。

但我必須誠實地說，香港青年未必天然「懂中國文化」，也未必天然「懂西方視角」。很多人兩邊都只懂皮毛。真正的優勢，不是已經擁有，而是潛在的位置。香港站在中西交匯的節點上，有條件同時深入兩邊。但這需要下苦功。不是天生就會，是要主動去學、去體驗、去思考。

香港的年輕人應該去內地走一走、去胡同裏坐一坐、去鄉村裏住一住、去工廠裏看一看；也應該去西方世界闖一闖、去博物館裏站一站、去咖啡館裏聊一聊，去街頭巷尾轉一轉。不是打卡式的旅遊，是沉下身式的體驗。只有雙腳踩過土地，心裏才有底。其實，AI對文化生產的影響，不是這一兩年的事情。早在AI繪圖工具普及的時候，很多插畫師就已經感受到了壓力。但最後發現，真正受衝擊的是那些畫「行畫」的，真正有風格、有創意的創作者反而更值錢了。AI不是來搶飯碗的，是來淘汰重複勞動的。文化行業也是如此。

工具一直在變。從燧人氏的毛筆，到活字印刷，到電腦，到AI。變的是工具，不變的是人講故事的能力。而講故事的能力，來自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敏銳的判斷力。這兩樣，沒有捷徑，只有學習。

AI時代，最危險的不是被替代，而是自己放棄思考。工具越強大，人越需要清醒。工具越智能，人越需要智慧。中國故事正在出海。這一次，不靠翻譯，靠技術。不靠宣傳，靠體驗。不靠完美，靠真實。

技術背後，還是人。

黃刀鎮追光

翼袖乾坤 余似心

每次看到有關北極光的圖片，都覺得大自然實在太美了。在10月底的假期，我飛到了加拿大西北面的黃刀（Yellowknife）鎮，為的是去追光。

黃刀鎮人口僅有約兩萬人，位處北極圈以南約400公里，大奴湖畔，外圍還圍着許多湖。由於它在北緯62.5°，被北極光橢圓環帶覆蓋，加上地勢平坦，極容易見到極光。

我們一行沒什麼準備，上機前才訂酒店，事實上城鎮太細，多間酒店聚在一起。到達後才上網查看當晚有什麼團出發去看北極光，選了一個較便宜的，在晚上9時許來酒店接我們，沿途還接了幾家酒店的客人。暖氣十足的旅遊車沿湖邊摸黑而行，我們在一湖邊下車，導遊指着遠處帶點光的雲層，說雲下的黑影便是北極光。我們都被弄懵了，不過看到他的專業相機呈現的黑影處竟是翠綠搖動的北極光影，都紛紛舉機學着曝光拍攝，雖然肉眼看不到，但手機捕捉到了，想不到北極光是如此神秘莫測的。之後幾個點都看不到極光，第二天選了一個中國人帶隊的團，服務是好，但天不作美，失望而回。

第三天跟隨另一個團，極光微弱，輕輕在遠方呈現一個環帶，已令人興奮。導遊為我們安排進入一個大大的帳篷，點着爐火，大家呷着熱氣騰騰的朱古力，對抗外頭僅零下七八度的天氣，有着另一番風味。

追光不一定成功，極光呈現不一定如明信片那般壯麗動人。旅客諮詢處公布那幾天可見極光的機會僅30%。冰寒刺骨的天氣，實在不是追光的好時機。途中我想起莫文蔚那首歌曲《北極光》「幾多晚 逝去了不返，那份憔悴 已深陷髮膚之間……心中縱是有所盼 嚴寒沒有減 風很冷 我的手已漸藍……」

住在黃刀鎮的大部分是原住民，看到他們長期與冰冷的天氣搏鬥，縱使有絕美的光影又如何？



●黃刀鎮的北極光，是此行最美的了。作者供圖

無菌愛人

網人網事 狸美美

多年不看戀愛劇的小狸，最近在友人推薦下看了幾部人氣偶像劇，然後便在觀摩彈幕的過程中，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：如今的人們——應該不少是年輕人，對感情這件事，到底是有多潔癖？

留意一下彈幕上談論感情的詞彙，就會發現一個微妙的變化。從前的人講「緣分」、講「冤家」、講「相欠」，聽起來有一種認命的泥土味；現在的人講「有毒」、講「消耗」、講「邊界」，字裏行間飄着的是消毒水味。人性可以複雜，但感情不可以，所有粗糙、尷尬、需要妥協與退讓的灰色地帶，在彈幕裏通通是不合格的，是危險的致病菌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，現代人對待親密關係的態度，越來越像在打造一間無菌室。

看看彈幕或社交媒體就會知道，如今挑選伴侶的主流讚美，不再是深情、有趣或有擔當，而是「情緒穩定」。這四個字聽着極體面，但翻譯成大白話就是「別給我添亂」。你可以愛我，但不能愛得太沉重；你可以有軟弱的時候，但最好先自己關起門來消化乾淨，再帶着得體的微笑出來見我。

現代人渴望的，更像是一段如高級酒店客房那樣的關係——推門進去，床單永遠雪白平整，空氣裏有恰到好處的香氛，一切都可直接享用，而無須面對廚房油垢與下水道落髮。一旦關係裏掉進一粒灰，警報便立刻拉響。一次話不投機，便是「底層邏輯不合」；兩句無心的重話，便是「你PUA我」；對方若是陷入人生低谷、一段時間未能振作，那更成了需要遠離的「負能量黑洞」。身邊總有清醒的聲音摔杯為號——注意「沉沒成本」、注意「及時止損」，風緊扯呼。彷彿感情不是兩個大活人的悲歡交集，而是一隻跌破發行價的股票，多持有一秒都是對自己人生的失職。

也可以理解，現代人生活緊繃，在職場與社會規則裏處處陪笑、事事精算，好不容易退回私密空間，便本能地想要絕對的省心與安全。可一個真實的他人，偏偏是最不省心的存在。Ta有你看不慣的生活習慣、有莫名其妙的牛角尖、有原生家庭留下的暗傷，還會在你最疲憊的時候提出不合時宜的索求。人們對「無菌」的執念，說到底，無外乎是因為再經不起一點點人際的磨損了。

於是，聰明的現代人學會了把親密關係拆碎、提純，變成各種「搭子」和AI（人工智能）陪伴，把原本集中於一人身上的期待，分攤給了無數個安全、可控、隨時可以退訂的功能性出口。誰也不必真正走進誰的生命，誰也不必為誰的眼淚負全責。很高效，但，少了點什麼，少了那些恰恰得從「不夠衛生」的裂縫裏才能生長出的人與人之間最深沉的連結。

所謂親密，原本就意味着某種程度的「失守」。你得允許另一個人帶着他身上的風沙走進你的領地，把你原本井井有條的秩序弄亂一點。你也得在修補裂痕、包容怪癖的過程中，照見自己性格裏的傲慢與自私。那些被今人視為「內耗」的摩擦、遷就與原諒，其實正是兩個靈魂相互融合的過程。沒有這層粗礪的阻力，關係就像冰面滑行，看似輕盈順暢，實則無處着力，一吹也就散了。

防塵窗能擋住風沙，但也會擋住春天的氣息。無菌室裏的我們，可能會安全體面，卻也會漸漸忘了，被另一個人迎面撞進懷裏時，那種連帶着疼痛的、真實的喜悅。

家

信而有征 劉征

今天看到一段話，是電影《春光乍洩》結尾時的一段台詞，內容是這樣的：「在返香港之前我在台北住了一個晚上，我到了遼寧街，夜市很熱鬧，我沒見着小張，只看見他家人，我終於明白他可以開開心心在外面走來走去的原因，他知道自己有處地方讓他回去。」

這裏提到的小張，是男主人公黎耀輝在阿根廷打工時候遇到的一位工友。有一天，他決定不再留在阿根廷，輾轉來到台北，見到了這個小張的家人，他便明白家的含義，那原來代表一種想念。所以，想念的價值從來不是讓你回去，而是讓你出發；並在你出發之後，它才能發揮它無所不在的作用，時刻把你包裹在記憶當中。那個地方如此溫暖、熟悉。就連一種羈絆，也不再是羈絆了。然後我們發現，關於對家的記憶，是一個人很難擺脫的。

但似乎在東西方的故事裏，家的形象並不一樣。就說荷里活，即便最代表個人主義的英雄電影，也都是戀家的一個註腳。我們會發現，幾乎每一次，當英雄們面臨至暗時刻的時候，他的家人就出現了。這些人，有的是他的父母，有的是他的情人，甚至，還有他的朋友。而那部長盛不衰的《老友記》更是長盛不衰，那裏瀰漫着一種只有朋友間才會有的快樂。

這麼說起來，相對於美國，在中國，家這個詞就沉重許多。巴金激流三部曲當中有一部《家》，裏面有一位大好青年被吞沒了。這個人叫高覺新，正好是家裏的長子。可惜的是，從來沒有人把他當成過主角，更不會認為他是一個英雄。太多的磋磨令他平凡，以至於面目模糊。而這種悲慘的命運似乎被作者歸咎為他性格的軟弱。但其實，承認自己作為一個家的成員，並承擔起來自家的重任，至少不應該被簡單地歸之於對命運的屈從。

不過在新文化運動時期，逆子總是一個主角。或者，那些離經叛道的、遠走他方的，都成了光彩奪目的人。而回歸，也必須等到衰老之後，成為一種不得不。一種榮歸故里，包含着多少惆悵與滄桑。

甚至於，在一種現實主義傳統當中，家還是道德上面的不純潔。法國自然是這方面的代表了。莫泊桑那篇《我的叔叔于勒》，抑或是巴爾扎克的《人間喜劇》，有多少這樣令人感到諷刺的故事。不過，我倒想說香港的一個故事，就是那位叫做令狐沖的首徒和長子，他因為自己的正義遭驅逐，那個驅逐他的人，是他的師傅，一位留守者。他或許已經利慾熏心，但他所做的一切，多多少少是為了光大一個叫做華山派的門楣。於是，家就成了一個無法去談論道德和正義的地方。

那麼，家就是矛盾的。而這種矛盾性，一部電影表現得最好，那就是《肖申克的救贖》。肖申克從一個牢籠當中掙脫，獲得了自由。但是，當他來到約定地點的時候，等待他的是以前在監獄裏志同道合的人。於是，逃離就成了回去。回去，也就是逃離。這種來自於家的矛盾性，在這裏變成了一種悖論，你個人自由的終點注定是家，家作為羈絆的存在，也是你去向遠方探險的動力。於是，在這種情況下，回歸是出發之後的歸宿，出發則成了回歸的遠航。這算是最感人的情書了吧？那是寫給家的。